

西班牙玛拉诺犹太人的身份建构及其现代性意蕴*

李彦**

【摘要】玛拉诺是指 15 世纪末西班牙反犹运动之下被迫改信基督教但私下仍信奉犹太教的“新基督徒”。本文聚焦西班牙赛法迪犹太人向玛拉诺的转变过程,分析玛拉诺犹太人如何通过寻求自我认同、集体认同及社会认同,逐渐实现自身“非犹太的犹太人”的身份建构。玛拉诺犹太人的身份建构是对古老的“何为犹太人”的反思与重审。玛拉诺彰显出非犹太教徒坚守犹太教的可能性,他们身上体现的对此世的关注与个人主义的张扬,完美地应和了现代性的诸多维度。同时,玛拉诺的流散给所经之处带去一种蕴含着自由、平等、包容的变革精神,其实质也是一种具有现代主义情怀的生活模式与人生态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玛拉诺。

【关键词】玛拉诺;身份构建;现代性;西班牙

一、从赛法迪到玛拉诺

玛拉诺(Marrano),又译为“马兰内”“马拉内”,西班牙语原义为“猪猡”“肮脏之人”。在犹太史中,该词用来指涉那些为避免迫害而转信基督教,但私下仍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对该词的词源考据角度多样,但学界大多认可使用这一违反犹太洁食律法的词汇,表达了西班牙人对那些佯装转信基督教的犹太人的厌恶和侮辱。方济会修士弗朗西斯科·托雷洪西略(Francisco Torrejoncillos)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 2024 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阶段性成果。

** 李彦,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在撰写的反犹手册《反犹哨兵》(*Centinela contra judíos*)中,对玛拉诺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解释:“据说西班牙人给他们起了这个名字,叫他们‘玛拉诺’,在西班牙语中是猪的意思,因此为了侮辱他们,把犹太新教徒叫作玛拉诺……给他们起这个名字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在玛拉诺中,当其中一只发出哼哼声和抱怨时,其他所有的猪或玛拉诺都会给予回应;而犹太人也是如此,一个人的哀叹会引来所有人的响应,因此他们被赋予了玛拉诺这个称号和名字。”^①在学术界,“玛拉诺”常被“隐匿犹太人”所代替,以缓和过于明显的贬义。玛拉诺是被基督教化的犹太人,但不愿放弃犹太人的身份:他们改变了名字、饮食、职业和居住地,改变了向上帝祈祷的语言,最终采用了一种“混合的、碎片化的、破裂的身份”^②。

虽然“玛拉诺”一词最早出现在1380年卡斯蒂利亚索里亚市议会记录中,但犹太人在西班牙的历史似乎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记载。《俄巴底亚书》1章20节记载:“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③这里的“西法拉”(Sefarad)便是西班牙犹太裔赛法迪(Sephardim)的源头,因为这个词与Ispamia(西班牙)形似。^④基于这一圣经传统,一些犹太学者认为在圣经时代,便有犹太人抵达伊比利亚半岛。《圣经》中约拿为逃避上帝的指派所逃亡的他施便是后来迦太基人在地中海的港口。当然,这种说法似乎缺少充足的考古佐证,大多类似的观点都是在西班牙反犹主义盛行之时提出的,因此可以视为犹太人对自己定居西班牙合法性的一种自我辩护。这些犹太人想极力表明,中世纪西班牙反犹主义中甚嚣尘上的“谋害基督”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耶稣在巴勒斯坦各各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西班牙的犹太人已经在当地定居很久,与谋害基督毫无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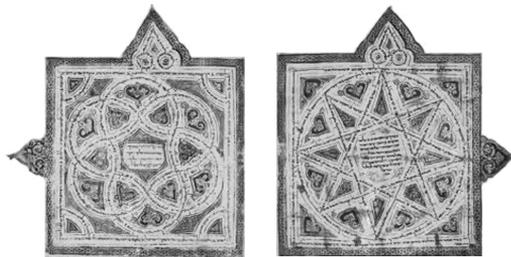
当然,中世纪西班牙赛法迪犹太人的这一主张不可能改变当时的反犹主义浪潮。本文无意在欧洲思想史语境中溯源反犹主义的历史脉络与逻辑演进,仅聚焦西班牙赛法迪犹太人向玛拉诺转变过程中,西班牙当时的反犹主义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从严格意义上说,西班牙反犹主义主要集中在普通民众层面,而非上等阶级层面。哥特统治阶层和穆斯林统治阶层对犹太人采取支持和宽容的政策,在西班牙的民众看来,就是犹太人的一种卖国行为。“光复运动”(La Reconquista)之后,作为基督教国家的西班牙统治阶层也非常认可赛法迪犹太

① Fray Francisco de Torrejoncillos, *Centinela contra judíos* (Barcelona: Joseph Giralt Impresor, 1731).

② Sebastián de la Obra, *Portadores de una marca: los marranos*, 2013.

③ “Los cautivos de Jerusalén que están en Sefarad poseerán las ciudades del sur, Abdías, capítulo 1”, <https://www.churchofjesuschrist.org/study/scriptures/ot/obad/1?lang=spa>.

④ 参见 Jane S. Gerber, *The Jews of Spain: A History of the Sephardic Experie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2。



人在西班牙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对犹太人采取拉拢和利用的态度。穆斯林势力被逐出西班牙后,西班牙的五个基督教王国给予赛法迪犹太人特殊优惠政策,连续多年免交税费。西班牙的犹太人聚集区 Aljama 的自治权也受到国家的保证。^① 赛法迪犹太人利用这种优势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势力,但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外来者的身份。在西班牙民众看来,作为外来者的犹太人在宗教层面自诩上帝唯一的选民,在经济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在政治上获得国家的保护与自治,这些都是他们对犹太人抱有敌视态度的原因。但是,这些西班牙民众并没有发现赛法迪犹太人成功背后潜藏的巨大危机。虽然早期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但是蔓延在中世纪欧洲的反犹主义主要根源还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宗教分歧;而赛法迪犹太人表面上获得的巨大财富,主要源于他们从事着当时不被看好的包税人、商人、手工业者等职业;在政治上,赛法迪犹太人并没有参与西班牙基督徒公民的管理,他们只希望能够居所其所,甚至对自己聚居的市镇也没有管理的意愿。西班牙高层对赛法迪犹太人的支持完全来自其在经济上的利用价值。随着西班牙民众主体的反对与教会下层民众的支持,西班牙的反犹主义外化为一系列反犹运动,以 1391 年反犹骚动为盛。这次反犹骚动从掠夺塞维利亚(Sevilla)犹太社区的财产演变为对犹太人的无差别屠杀。据统计,四千多赛法迪犹太人被杀,埃西哈(Écija)、卡莫纳(Carmona)与科尔多瓦(Córdoba)的犹太人社区全部被毁,大部分犹太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基督教洗礼。^② 1449 年,西班牙颁布了历史上首个针对犹太改信者的歧视法案“纯净血统”(Limpieza de Sangre)法案,剥夺“转信者”(Conversos)担任公职的资格。该法案表现出对犹太人的蔑视,将“新基督徒”描述为“忘恩负义、未融入、不称职和不配担任任何公共职务的人”^③。虽然教皇尼古拉五世立即谴责了这项法律,并将法律制定者逐出教会,但人们对血统纯洁的执念并不容易根除。

在转信基督教的赛法迪中,不乏有真心归顺且全心侍奉的犹太人,例如曾经的拉比巴勃罗·德·桑塔·马利亚(Pablo de Santa María)转信后最终成为布尔戈斯(Burgos)的主教。但大部分的赛法迪转信的理由只是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他们内心仍然是虔诚的犹太教信徒。尽管外表上他们不得不按基督徒的方

① 参见 Jane S. Gerber, *The Jews of Spain: A History of the Sephardic Experience*, 93。

② 参见 Cecil Roth, *A History of the Marranos*(Skokie: Varda Books, 2001), 15。

③ Peter Hocken, *Los Marranos: Una Historia Que Necesita Ser Sanada* (el tercer folleto en la serie de folletos de Hacia el Concilio de Jerusalén II, 2004), 15: “ingratos, no integrados, ineptos, y no dignos de ostentar cargo o beneficio público alguno.”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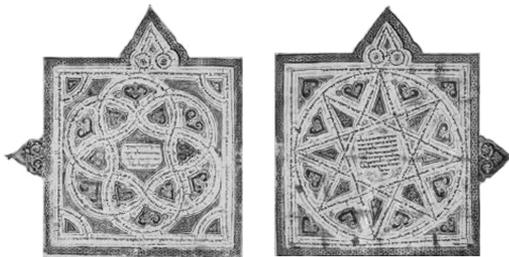
式行事,例如他们把孩子带到教会受洗,但回到家后,他们会马上把受洗的印记洗掉;他们会按基督教的仪式举行婚礼,但暗中他们也会增补一个犹太教的仪式。^①可见,外部社会语境与内部个人行为的巨大转变,势必会产生新的身份建构。

二、作为“现代主体”的玛拉诺与“非犹太的犹太人”

作为转信基督教的赛法迪犹太人,玛拉诺与赛法迪相比更具他者的属性。如果说赛法迪是生活在西班牙的犹太人,是西班牙的文化他者,那么玛拉诺更是具有多重他者的身份。虽然塞法迪犹太人在文化和宗教上与天主教的西班牙有所不同,但他们的身份还是比较明确的,即为犹太教信仰者。而玛拉诺则不仅在文化和宗教上游走于两者之间,他们更是因宗教迫害而被迫隐匿信仰,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洗礼,成为所谓的“新基督徒”,但私下里仍然坚持犹太教信仰或在这种信仰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玛拉诺作为“新基督徒”,被旧基督徒怀疑和排斥,始终无法完全融入主流社会;作为隐匿的犹太教信仰者,又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难以寻求同胞的认同和支持;在犹太教信仰者眼中,玛拉诺是叛教者或宗教异端,在传统的犹太社区中面临排斥。这种多重他者的身份使得玛拉诺不仅要解决宗教信仰的冲突,还要应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排斥和压力。玛拉诺在社会和宗教上都处于一种尴尬和危险的境地,不仅要在宗教信仰上找到平衡,还要在社会和文化中寻找一席之地。他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宗教和文化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涉及如何在外界面前表现自己,更涉及如何在内心深处保持自我信仰的完整。他们在家中秘密遵守犹太教的仪式,在公共场合需遵循基督教的习俗。这种双重的生活方式迫使他们不断地隐藏真实的自我,不仅加深了他们内心的焦虑和紧张,也使他们在身份认同上陷入了更加复杂的境地。

玛拉诺必须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两种不可共存的宗教属性之间作出选择。由于统治者缺乏宗教宽容,这种身份转换并非完全是玛拉诺自主决定的结果,因此不能低估这种选择的困难性。玛拉诺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因大规模强迫改宗而产生的庞大群体。他们不仅需要通过个人秘密坚守犹太教来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还需要在与自己具有共同属性的玛拉诺群体中寻求社会认同。他们只能通过私人领域坚持犹太教信仰和实践,维系内心的信仰完整性。同时,在与其他玛拉诺的互动中,他们试图找到一种集体认同感,这种群体归属感帮助他们在面对外界压力和迫害时获得支持和力量。双重认同模式使得玛拉诺在复杂的社

^① 参见 Cecil Roth, *A History of The Marranos*, 19。



会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身份,而这种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身份源自他们犹太根源和基督教主流社会要求之间的强制共存,因此必须以隐瞒和适应为特征。玛拉诺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实信仰和宗教实践以在敌对环境中生存。这种混合身份体现在一系列实践和态度中,反映了犹太记忆与表面上符合基督教要求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隐瞒成为保护玛拉诺脆弱身份的真正策略。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宗教是隐藏和秘密的,这导致了对外在宗教形式的批判性疏远,促使一些玛拉诺成为“异端”或“异教”的中心,强调精神层面人神相遇的密契实践,如伊拉斯谟主义(erasmistas)、前宗教改革运动(prerreformistas)、光照派(alumbrados)和喀巴拉神秘主义(místicos)。^①换言之,玛拉诺在隐匿与遗忘中产生了一种全然他者的视角,同时也萌生了抵抗与反叛;“他们成为自由思想的起源,作为一个知识和自由是存在的核心的避难所”,玛拉诺是自由思想的重要起源与避难所,它“成为一种具有启发性的抵抗方式,一种完全当代的回应”,正如马拉诺斯宾诺莎所说的“存在的力量”。^②

玛拉诺的身份认同在国外的人文学科中被视为“最具吸引力的”^③。在传统社会中,主体身份往往取决于个体所处的外部因素,换言之,个体所在的社会语境和文化传统决定了他的身份。但现代性社会的身份认同撕裂了这种整全的模型,将个体的精神维度和内在空间作为身份建构的重要维度,从而形成了具有现代性品格的主体身份概念。玛拉诺也体现了这种身份建构过程中的转变。也就是说,源自西班牙的玛拉诺犹太人经由大流散,带给世界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角度,一种复数的、非同一性的流动身份建构。被描述为玛拉诺的犹太人,势必不是一种单一身份建构,甚至不是兼具西班牙—犹太属性的双重身份建构,玛拉诺永远处于一种不确定性和生成性中。“早期现代转信犹太人的核心困境是……他们处于一种文化上的阈界……(这里)同时又是基督教世界和犹太世界的边界与十字路口。”^④玛拉诺身份的这种不可知性只有在实践和言语中才能消解,在“委托、交付和选择”中,其身份才可以变得在场。^⑤可见,虽然玛拉诺犹太人起源于中世纪的西班牙,但这一现象具有厚重的现代性品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

^① 参见 Pedro Lomba Falcón, “Marranismo y disidencia. Un origen hispánico de la crítica moderna,” *Revista Internacional de Filosofía* 57 (2012): 77。

^② Sebastián de la Obra, *Portadores de una marca: los marranos*.

^③ David Graizbord and Claude Stuczinski, “Introduction,” *Jewish History* 25 (2011): 121.

^④ David L. Graizbord, *Souls in Dispute: Converso Identities in Iberia and the Jewish Diaspora, 1580-170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2-3.

^⑤ 参见 Natalia Muchnik, “Being Against, Being with: Marrano Self-identification in Inquisitorial Spain,” *Jewish History* 25 (2011): 153-17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玛拉诺。

玛拉诺犹太人的身份建构问题,究其本质是对古老的“何为犹太人”的反思与重审。犹太思想家以撒·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曾用“非犹太的犹太人”(Non-Jewish Jew)来描述犹太人的精神内核。他的论述恰恰暗合了玛拉诺犹太人的身份建构。多伊彻认为,犹太教中蕴含着一种异教传统,这种超越犹太性的犹太异教传统恰恰正是犹太传统的内核。在这个逻辑下,斯宾诺莎、马克思、卢森堡、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革命者同时具有犹太人的身份就不难理解了。这些不同领域的革命者虽然不看重自己的犹太血统,被同化的程度很高,但他们身上明显具有犹太性,这一犹太性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玛拉诺属性,即“他们生活在某个社会,但却没有生活在这个社会;他们属于这个社会,但却没有属于这个社会”^①。他们的思想具有辩证色彩,因为他们的生活游离于不同国家,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具有边界属性,他们眼中的一切都是变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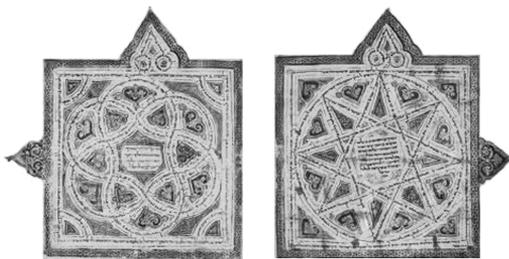
西班牙玛拉诺犹太人身上体现出的批判性、实践性与辩证性正是犹太传统的本质属性与底层逻辑,在《希伯来圣经》中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例如,对摩西、亚伯拉罕、雅各等犹太人祖先的记载里充斥着他们对上帝的质疑、反驳乃至背道而驰。对犹太人而言,似乎只有在不断的反思与质疑中,自己的身份建构才能以一种流动的方式得到瞬间的展现。

三、玛拉诺彰显的现代性意蕴

西班牙玛拉诺多为犹太社区的知识精英,他们常年在政府、军队、大学和教会任职。许多人与非犹太贵族结婚,有些甚至与阿拉贡的王室通婚。^②如果说实现自我认同和集体认同是第一代玛拉诺在身份建构道路上走出的第一步,那么他们的下一步便是积极融入西班牙社会,寻求西班牙社会的认同,重新获得社会的归属感。“光复运动”之前,当天主教社会沾沾自喜于拯救犹太人的灵魂之时,玛拉诺获得了比改宗前更多的自由和宽容,从手工业者到小贩商人、从医生到律师,到处可以觅到玛拉诺的身影。15世纪西班牙人口与经济整体增长也为玛拉诺提供了施展其独特才能的机会。仅短短十几年间,玛拉诺便从西班牙社

^① Isaac Deutscher, *The Non-Jewish Jew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Verso, 2017), 31.

^② 参见 Peter Hocken, *Los Marranos: Una Historia Que Necesita Ser Sanada*, 12.



会的最底层攀升至中上层,凭借积累的财富和经济影响力进入政治领域。^①因此,看似处于边缘化地位的玛拉诺从未远离过中心,我们对玛拉诺的想象本身似乎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议题。西班牙玛拉诺研究在国外一直被视为具有神秘的浪漫主义色彩,因为很多秘而不宣的东西是无法通过史料逐一展现的,而现有的资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玛拉诺现象也不得而知。例如约瑟·福尔(Jose Fauer)认为,玛拉诺是中世纪解体、世俗主义萌发的重要原因,因为玛拉诺作为一个集体现象削弱了西方基督教世界。^②但无可争辩的是,玛拉诺在西班牙的出现与存系,对西班牙的文学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艺术中的象征、隐喻等手法非常符合玛拉诺的生存现状,也是他们惯用的写作手法,这一文学技巧出现在当时很多犹太神秘主义的神学作品中。此外,玛拉诺也是宗教领域的革新者:来自玛拉诺对主流宗教的质疑,其宗教层面的相对主义思想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宗教领域的改革和现代性思想的崛起,喀巴拉研究巨擘肖勒姆就认为沙巴泰思想中具有厚重的玛拉诺色彩。沿袭这一逻辑,中世纪迫害西班牙玛拉诺在某种程度上与20世纪纳粹屠犹便可以进行关联。约阿希姆·普林茨(Joachim Prinz)拉比认为,15世纪的西班牙发展出一套类似希特勒纽伦堡法律的种族理论与实践。^③这种类比的可能性建基于人类共有的深层心理机制,即无论所行之恶再荒谬,它表明了人们需要一个同仇敌忾的仇恨对象。

这个逻辑似乎预示着玛拉诺身上所蕴含的现代性意蕴,即我们可以通过玛拉诺来追溯世俗社会中的现代性起源。对于未转信基督教的赛法迪而言,玛拉诺是叛教者;对于西班牙社会主流的基督徒而言,玛拉诺是犹太人,他们与生俱来的民族性似乎无法与其原生的宗教信仰分割开来。因此,玛拉诺成为全然的他者。他们真正的信仰势必要秘而不宣。这种秘而不宣的传统便造就了犹太人的神秘主义或言弥撒亚运动。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蒙福妇女”(Beata)的出现。蒙福妇女是在15世纪西班牙可以见到异象并预见未来的女性,她们中大多数为玛拉诺女性。她们践行与当时主流基督教相左的教义,认为人类作为上帝的妻子具有直达上帝的渠道和能力。其中一些蒙福妇女宣称自己所见的异象是组织一些被部分同化的玛拉诺暗中重返犹太教,这种被犹太教化的主张实则是

^① 参见 Stephen H. Haliczer, "The Castilian Urban Patriciate and the Jewish Expulsion of 1480-92," in Jaime Vicens Viv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258-277。

^② 参见 Ira Robinson, *History, Memory, and Jewish Identity* (Boston: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6), 346。

^③ 同上, 350。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4辑

“穿着天主教思想外衣的犹太密教”^①。这种多元包容的思想,无论形成的语境如何,但其结果必然导向一种现代性的反思。

玛拉诺让我们看到,作为非犹太教徒坚守犹太教的可能性。玛拉诺现象打破了人们对犹太教的模式化认知,即认为犹太教是与血统紧密关联的单一信仰体系。玛拉诺作为“叛教者”,并没有抛弃犹太人的信仰,他们希望死后仍然可以埋葬在父辈身边,这是对自我认同最真实的宣称。玛拉诺通过实践彰显了犹太教“因行称义”而非“因信称义”的本质。^②正如伊拉·罗宾逊所言,何为玛拉诺?玛拉诺的宗教身份如何?他们与犹太教的关系怎样?这些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玛拉诺作为一种象征的符号,对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的犹太人景况提供不同的阐释路径。^③玛拉诺的象征品格体现在玛拉诺本身就是一种阈限属性,其既是犹太人,又不是犹太人。玛拉诺是内部的他者、边缘化的中心、虔诚的叛教者。玛拉诺不仅是秉承犹太律法精神的群体,他们还是基督徒,有些人甚至是加尔文主义者,参与并发展了启蒙运动。^④

玛拉诺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时,西班牙给他们的馈赠便是这种非正统的批判精神与质疑品格。这种品格原本就内化在犹太传统中,被玛拉诺激发和发扬光大。在玛拉诺看来,信仰并非真理的唯一携带者与意义的仅有运作场域,信仰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必要的社会规范”和“机制”。^⑤玛拉诺体现的对此世的关注与个人主义的张扬,可以说完美地应和了现代性的诸多维度,他们并没有放弃救赎,而是把救赎无限拖延至遥远的未来,使之成为一个蕴含希望维度的乌托邦。在《内部的他者》一书中,耶米亚胡·约维尔(Yirmiyahu Yovel)罗列了若干玛拉诺与西方现代性的契合之处,例如文化和宗教上的不稳定性、传统的颠覆、怀疑主义与异端性、世俗城市文化的兴起、理性主义和普世主义倾向、对救赎的另类寻求、寻求一种自由宽容的多元宗教、主体性和内在精神的挖掘、对变化的世界怀有开放和好奇的态度等。^⑥玛拉诺是否为现代性产生的原因?这个问题异常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玛拉诺以其流散的特质,对现代性的出现起到了催化

① Yirmiyahu Yovel, *Other Within the Marranos: Split Identity and Emerging Modern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9),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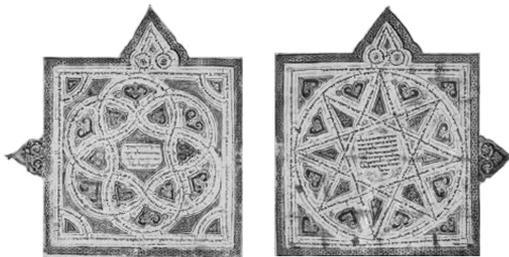
② 参见张礼刚 Zhang Ligang、疏会玲 Shu Huiling,〈15世纪西班牙马兰诺的权益维护与身份认同〉[Entitlement and Identity in 15th Century Spanish Marranos],于《世界民族》[Journal of World Peoples Studies],2013年第6期[2013, Issue 6],76。

③ 参见 Ira Robinson, *History, Memory, and Jewish Identity*, 362。

④ 参见 Yirmiyahu Yovel, *Other Within the Marranos: Split Identity and Emerging Modernity*, 337。

⑤ 同上,137。

⑥ 同上,138。



剂的作用。玛拉诺的流散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支离破碎、丧失整体性的现代主义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带给所经之处一种变革的精神,这种精神蕴含着自由、平等、包容的基本品格,体现在自由贸易和宗教宽容的层面,这实则是一种具有现代主义情怀的生活模式与人生态度。